

十二

42
35
42

西晉之亂

晉氏 諸王 胡羯
江左中興附

通紀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廿二

西晉之亂

晉氏 諸王 江左中興附

胡羯

魏元帝咸熙元年

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

繼景王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為炎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



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為世子晉武帝泰始元年五月魏帝
加文王禮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秋八月辛卯文王
卒太子嗣為晉王冬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丙寅
王即皇帝位丁卯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王叔父幹為平
原王亮為扶風王佃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彤為梁王倫
為琅邪王弟攸為齊王鑒為樂安王機為燕王又封羣從
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為王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
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
攸獨不敢皆令上請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為皇太子
七年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
之為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尉

行太子太傅荀顛侍中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安平馮紘
相為黨友朝野惡之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
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
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
樂安任愷河南尹頴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
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
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
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秋七月癸
酉以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
患之冬十一月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
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

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勗曰勗請言之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瑾女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荀顛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八年春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秋七月以賈充為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

常當作嘗

十一年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死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常密以訪后后曰立十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咸寧二年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臨終為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

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充之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壻親疎等

漢文帝誅淮南王長親文帝不能容厚恩王植引此事以戒切帝也

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勗及左衛將軍馮統傾
 誠勗乃使統說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
 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
 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勳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冬十
 月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
 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珽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
 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
 之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
 書褚碧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
 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文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
 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

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三年秋七月衛將軍楊珽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
 以蕃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
 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
 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
 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
 王亮為汝南王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
 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并州諸
 軍事以東莞王佃在徐州徙封琅邪王汝陰王駿在關中
 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顥為河間王汝南王東為南陽
 王輔孚之子顥孚之孫也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

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爲新都王馱爲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四年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爲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而史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爲我好答旨真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

自寫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踴躍舉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允密遣人語瓘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徙內郡羌胡鮮卑於邊地

帝不聽

事見羌胡之叛

二年帝旣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執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踈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三年春正月帝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
 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紆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
 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
 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齊王攸德望日隆
 荀勗馮紆楊珧皆惡之紆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
 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
 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
 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冬十二
 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其
 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勲劬勞王室其以為大
 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士者詳案

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為太尉領太子太傅光
 祿大夫山濤為司徒尚書令衛瓘為司空征東大將軍王
 渾上書以為攸至親懿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
 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虧友于
 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
 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
 皆何人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唯當任
 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
 可保乎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
 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執又
 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於是扶風王駿光祿

大夫李惠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階頽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爲國子祭酒德爲大鴻臚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見楊珧手刃殺之珧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李惠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

四年春正月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粲太叔廣劉瓛繆蔚郭願秦秀傅珍上表曰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則季皆入爲三公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王侯位在丞相三公上其人譖誅政者乃

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問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粲純之子璠毅之子也粲旣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

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義皇以來豈一
 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
 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
 而親踈為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帝
 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且謂博士不答
 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於是尚書
 朱整褚碧等奏志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
 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
 付廷尉科罪庾純詰廷尉自首專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
 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奏專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
 聽廷尉行刑尚書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為此時乃獨為

樂天子宮縣諸夜軒縣軒
 縣有缺文一面

駿議左僕射下邳王目光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專

是議主應為戮首但男家人自於宜并廣等七人皆丐其

死命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己丑立齊王攸子

長樂亭侯寔為北海王命攸備物典策設軒轅之樂六佾

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三月齊獻王攸憤怨發病

乞守先大明皇帝后陵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河

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卧居

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

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

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

攸子罔號踴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即誅醫以罔為嗣初帝

愛攸甚篤為首最馮統等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
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
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
禮依安平獻王故事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
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湯駭忌汝南王亮排出之冬
十一月甲申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
諸軍事鎮許昌徙南陽王東為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
平王瑞為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漢陽王允為淮南王都
督楊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又為長沙王賴
為成都王晏為吳王熾為魯王演為代王皇孫適為廣

才人任次美人李延壽曰晉武帝未
後魏之制三夫人九嬪十有五人
才中人對視才名以下

陵王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王楚王子儀為毗陵王侍扶
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暢駿之子也琅邪王
觀弟澹為東武公繇為東安公觀他之子也初帝以才人
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
五歲牽帝裙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
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
之帝知太子不才然特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
之謀以太子母弟東瑞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偏復以
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皇孫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
侍劉寔志行清素人為廣陵王傳自魏以來王國置師友皆極品帝
後改師為傳

惠帝永熙元年春三月帝疾篤未有顧命動舊之臣多已

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
 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其新
 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
 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
 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自
 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夏
 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
 駿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詔
 成后對廙劾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孫劭曾之子也
 遂趨汝南王亮赴鎮帝尋小問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
 至帝遂困篤已酉崩于含章殿帝字量弘厚明達好謀谷

今帝殿在右后之中春秋
 后公甚死于小殿即此也

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尊皇后
 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官將殯
 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詔石鑿與中護
 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
 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
 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與石鑿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
 駿甥也即帥所領趨鑿速發鑿以為不然保持之亮問計
 於廷尉何最勗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而畏人
 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
 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
 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

漢獻帝建安三年親武王置關
中在據者言帝紀關中在在
關內在之下

為安但召大司馬還其崇室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
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于峻陽陵
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
求媚於眾左軍將軍傅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
論功者也駿不從祗諷之子也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
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復租調
一年散騎常侍石崇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以為帝正位
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豈復於泰始革命之
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十世無窮今之開
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
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

自漢文彩表之詔嗣君訂者
聽政法圖三年之制不行矣

傳咸謂駿曰詔闔不行久矣今聖上謙冲委政於公而
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
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平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
退之宜苟有以察其患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
漸不平欲出咸為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
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
破頭故具有自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
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
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
忠篤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忠益而反見怨
疾乎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為散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十一

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為政嚴碎專懷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其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踈我我得踈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碎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踈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碎乎且武帝

推恩也

王莽在叔也淑媛淑媛借甚倍嘗借淑媛建好常與充等是為水娘銀印青綬

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壬午立廢陵王通為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為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為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僕前太常張華為少傅衛將軍楊濟為太保尚書和嶠為少保拜太子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勗等竝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

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元康元年 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

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脩金墉城將廢之荀勗

馮統楊琰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妬者婦人

常情長自當差楊后曰賈公間有大勲於社稷妃親其女

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誡厲

妃妃不知后之助已返以后為構已於武帝更恨之及帝

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

駿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

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為寺人監賈后密使

猛與觀摩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

亮

亮不可屏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為

求入朝駿素憚瑋勇欲召之而未敢因其來朝遂聽之

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楊州諸軍事淮南王亮來朝三月辛

卯孟觀李肇等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

廢駿以侯就策命東安公孫資殿中四百人討駿楚王瑋

屯司馬門以淮南相劉頌為三公尚書范滂殿中殿廣跪

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

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間內有變召眾官議之大傅

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

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案造事者首開萬春

門引憲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振懼必

宮能門浩湯宮城三南內宮
春門東門也

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白雲龍門魏明
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侍中傅祗自駿請與尚書武
茂入宮觀察事執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
眾皆走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
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
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頌問太傅所在頌給之曰向於西掖
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頌曰宜至廷
尉豫從頌言遂委而去尋詔頌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
門頌秀之子也皇太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
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
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

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珽濟張劭李斌殷廣劉豫武茂
及散騎常侍楊逸中書令蔣駿東夷校尉文鴦皆夷三族
死者數千人珽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
眾謂宜依鍾毓例為之申理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
刑珽號呼不已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
忌文鴦誣以為駿黨而誅之是夜誅官皆自繇出威振內
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執繇不從壬辰赦天
下改元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于永寧宮特
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尋復諷羣公有
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憂慕將士
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奉祖宗任

後有相者聲沐之漸言明也
而至于聲沐也此逐楊太后以為
與賊為謀非日之復也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魏書 卷之二十一 四

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世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
 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宜廢皇太后為峻陽庶人中書監
 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
 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廢皇太后之號還稱
 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
 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取
 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
 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氏以尉太
 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氏行刑詔不許有
 司復固請乃從之龐氏抱持號咷截髮積頰上表
 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允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

善後之事荷擔不可不知

延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
 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
 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
 有司收駿官屬欲悉誅之侍中傅祗啓曰昔魯之為曹爽
 司馬斬關赴爽宜帝用為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悉加
 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
 書事輔政以秦王柬為大將軍東平王楙為撫軍大將軍
 楚王瑒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為尚書令東安
 公繇為尚書左僕射進爵為王楙望之子也封董猛為武
 安侯三兄皆為亭侯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
 侯者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重赫

合科舉也古也科舉也國也何也

唐李承道中衛及衛將軍武帝
為左右衛將軍

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
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
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眾亦何怒眾之所怒者在
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亮願專權勢咸復諫
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
重宜反此失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
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為習既宜弭
息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為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
家故至於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為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
兄車騎司馬植從舅右衛將軍郭彭女弟之子賈胤與楚
王瑯東安王孫竝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胤密謀廢后賈

氏憚之孫兄東武公胤素惡孫胤請之於太宰亮曰孫
行誅賞欲擅朝政胤成詔免孫官又坐有悖言廢徙帶方
於是賈胤郭彭勢愈盛賓客盈門謚誰驕奢而好學喜
延士大夫郭彭右宗陸機弟雲和及陽榮陽潘岳清河
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弟邪諸葛詮
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
安平牽秀潁川陳軫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興弟
琨皆附於謚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事
謚每候謚及廢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太
宰亮太保璫以楚王瑯剛復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以臨
海侯裴楷代瑯為北軍中候瑯怒楷聞之不敢拜亮復與

璿謀遣璿與諸王之國瑋忿忿怨璿長史公孫宏舍人岐
盛皆有寵於璿初璿自昵於賈皇后留璿領太子少傅盛
素善於楊駿衛璿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督
將軍李羣矯稱璿命譖亮璿於賈后云將謀廢立者素怨
璿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
璿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史成
都王七諸官問亮及璿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璿欲覆奏
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璿亦欲因此復私怨遂
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
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
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璿官屬一無所服皆

能遣之若不奉詔便軍濟從事遣公孫宏李羣以兵圍亮
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璿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
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亮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
書其可見乎_亮等不誅趣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
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璿所執
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相俱死衛璿左右
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璿不聽初璿
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璿輒殺
璿及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歧盛說璿宜忍兵執遂誅賈
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璿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華
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一矣

晉制有自辰借朝者借白虎威
極王殺故以智取賜虛仁獄故
以解出

通鑑卷之九十一 卷十一
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璫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
璫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不知所出張華白帝
遣殿中將軍王宮齎賜虞幡出警眾曰楚王矯詔勿聽也
眾皆釋仗而走璫左右無復一人寤迫不知所為遂執之
下廷尉乙丑斬之璫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
劉頌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孫宏歧盛竝夷
三族璫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璫祭酒丁綬諫曰
公為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恭乃
止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蔑然無
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於是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趨
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如

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改給使榮暉輒收公父子及孫一
時斬戮乞驗盡情偽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暉追復亮爵
位謚曰文成封瓊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委任
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謚與后謀以張華庶
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為眾望所依欲委以朝政
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頠為
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
戎竝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
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閹主在上而
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于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

通鑑卷之九十一 卷十一

歌世治鬼日効

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寃於先帝乃覆而殞之仍施諸厭効符書藥物等六年夏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資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倫為車騎將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朝賈后大愛信之倫因求錄尚書事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七年王衍為尚書令南陽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翁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妪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也

洪適隨筆曰今吳中人語尚多用寧馨字為言猶言若何也

九年春正月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語在羌胡之叛

夏六月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大醫令程據等又以篋箱載道上年少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積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謝淑妃模華皆曰主

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明堂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頤曰誠如公言然中官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官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頤

晉制侍中與領事皆為內侍即同
管門下事故為侍中專管門下
事要后之意也

去言身散顧志林位以
強為之

且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
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敗已而踈之模不得
志憂憤而卒

秋八月以裴頠為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
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曰辭
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為聖
朝累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
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誰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入
之竟不能從帝為人懸默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
此鳴者為官吳為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
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

晉制諸王朱衣綉襪當塗
去謂當塗所用者

託有如互市賈鄒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
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
而尊無勢而執掛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
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帶非錢不拔怨讎
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兒
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片今之人惟錢而已 裴
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
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怨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
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語我我常恐其溺於
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敦煌索靖
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晉書卷之六十一

二

郭槐妬恨而受沒時所以吉
戒女者以此益多積教也
智慮能及此身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
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切切責之廣城君欲以韓壽
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
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
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
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祭賈午平必亂汝家事我死
後勿復聽人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韓壽謀害太子太子
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
誘之為奢靡威虐自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
縱遊逸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殊
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東宮月俸錢五十萬太子常採

採承預取也

晉志太子少人定成身中亦
以全人太子者為中庶子
共文籍猶必皆門侍即在庶子
下洗馬也

取二月用之猶不足又今西國賈莖菜藍子雞麵等物而
收其利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
一曰雖有微恙宜力疾朝侍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
三曰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遣四曰
西園賈莖藍之屬屬數國體貶損今聞五日繕牆正瓦不
必拘擊小忌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恐太子不得安其
位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
置針著錫常所坐褥中刺之流血錫預之子也太子性剛
知賈謐恃中官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為侍中至東宮或
捨之於後庭游戲虐事裴權諫曰謐后所親昵一旦交構
則事危矣不從謐謂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

人者為賈氏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
 臣等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知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
 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為有
 娘內藥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于
 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
 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問張華華曰
 不聞卞曰卞自須謂小吏受公成按以至今日士感知已
 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
 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
 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
 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

帝在東宮置衛率由中衛率
 此在東宮置衛率由中衛率
 此在東宮置衛率由中衛率

此在東宮置衛率由中衛率

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
 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
 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為雍州刺史卞知言泄
 飲藥而死十二月太子長子彰病太子為彰求王醫不許
 彰病篤太子為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
 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
 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
 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強飲
 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置令小婢承福以
 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
 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

通鑑纂要卷十二

三十一

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皇帝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偏示諸公王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當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汝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酉不決

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太子改服出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輿積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彪臧尚同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殺太子毋謝淑媛及彪毋保林蔣俊永康元年春正月西戎校尉司馬閭續與梓詣關上書以爲漢廢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營其今適受罪之口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宜重選師傅先如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書奏不省續圖之孫也賢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防衛太子幽于許昌宮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

行部者河南尹得解道入聲洛陽
松者尹不得以政事秋

守之詔宮臣不得辭送沈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粦魯
瑤等自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校尉滿奮收縛統等送
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繫洛陽縣獄者猶未釋
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其為惡故耳
今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
德也不如釋之謚乃語洛陽令曹攄使釋之廣亦不坐敦
覽之孫攄摩之孫也太子至許遺王妃書言陳誣枉妃父
衍不敢以聞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玄太白晝見中
台星探張華少子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
辭以待之太子既廢眾情憤怨有衛督司馬獲常從督
許超皆嘗領事東宮與殿中郎去猶等謀廢賈后復太子

通鑑纂要卷之九十一 二十三

以張華裴頠安倫保位難與何權右軍趙王倫執兵柄性
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謚等
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
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望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
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
事令與張林及省事張衡等使為內應事將起孫秀言於
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
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逼
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雖舍必宿忿必不能深德明
公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
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豈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

通鑑纂要卷之九十一 二十三

然之秀因使人行及聞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
 數遣宮婢微服於民間聽察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諡等早
 除太子以絕眾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
 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常自煮
 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其食宮人
 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
 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
 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有衛會飛督閭
 和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鼓為應癸巳秀使司
 馬稚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使雅
 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及

飲飛刑人赴江斬殺古勇也日漢
 朱公衛士子

斯倫矯詔殺三部司馬曰中官與賈諡等殺吾太子今使

軍前入中官等皆當從命事賜爵關中侯不從者

誅三族眾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羽軍校

尉齊王固將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

東堂以詔召賈諡於殿前將誅之諡走入西鍾下呼曰阿

后救我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固驚曰卿何為來固曰有詔

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遣呼帝曰陛下

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時梁王彤亦預其謀后問固

曰起事者誰固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

不然遂廢后為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粲賈午等付暴

室考竟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

八座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尚書評生即師景露版奏請手詔
 倫等斬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
 方執張華裴頡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
 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
 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
 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與三族解結交適裴氏
 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以
 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甲午倫坐端
 門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劉振董猛孫慮
 程據樂司徒王戎及內外官坐張裴親黨黜免者甚衆關
 續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

於是趙王倫稱詔廢天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

騎常侍恭領屬大將軍兗從僕射子馥為前將軍封濟陽王友為黃

門郎封汝陰王詔為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

郡竝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

倫素庸愚復受制於孫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

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適任號使尚書和郁

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追封適子彪為南陽王彪

弟斌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

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林不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

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陽太守李重黎陽太守荀

緝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左右司馬尚書郎
陽平東哲為記室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郎陸機為參軍
組助之子崧或之玄孫也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
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太子適之廢
也將立淮南王允為太弟議者不合會遣王倫廢賈后乃
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 己未相國
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五月
己巳詔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還死王氏以毋之太子官
勳即轉為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 己卯謚故太
子曰慈懷六月壬寅葬于顯平陵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
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自異急陰

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

遣御史

允為太弟外示優

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

劉機逼允收其官

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

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

厲巴謂左右曰趙

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

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赴宮尚

書左丞王與閉掖門允不得入遂

時倫以東宮為相府

允所將兵皆精

銳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

譟於內以應允允結陣於承華門前

等齊發射倫飛矢

雨下主書司馬睦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

隱樹而立毋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漢徽之

自虎備以年進我非以解也
陳涉蓋以帝席之危故請以自虎
備虎備欲命其見一以為父
改備出於帝命將自清也

取力自乾收射成也也
清利必乾才利為沒

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備以解圍乃使司馬督
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
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懷空板出詐言有
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并
殺允子秦王郁漢王廸坐允兵滅者數千人不若殺下如也洛陽初
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衛尉石崇之甥
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崇有愛妾曰綠珠孫秀使求之
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
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兵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
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嘗謂書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
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

家相國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
爭之於朝堂眾皆諫止倫倫乃貶晏為贛徒縣王齊王問
以功遷游擊將軍罔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
內乃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
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
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
之命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
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以頌為光祿大夫
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琴撫軍將軍虔中軍將軍詡
為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將軍如故張
林等竝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隱匿

通鑑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王彤為之彤固
 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
 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
 秀子會為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加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
 女河東公主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
 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旅與孫秀
 善故秀立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
 永寧元年春正月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
 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散騎常侍陽王威望之孫也素
 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便威逼奪帝璽綬作禪詔又使尚
 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禪位於倫左衛將軍王與前軍將

軍司馬稚等即甲士入殿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
 違者張林等中中諸門乙丑倫備禮駕入宮即帝位赦天
 下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將兵
 守之內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為
 濮陽王立世子恭為皇太子封子馥為京兆王虔為廣平
 王詔為霸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彤為宰衡何劭為太
 宰孫秀為侍中中書監票騎將軍儀同三司義陽王威為
 中書令張林為衛將軍其餘黨與皆為卿將超階越次不
 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
 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初平南將軍孫旅之子張弟子髦輔
 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通顯及倫稱帝四

子皆為將軍封郡侯以旂為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
倫官爵過差必為家禍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
制慟哭而已

及西殺濮陽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
更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林
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恭牋言秀專權
不合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悉誅之恭以書白
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罔成
都王頹河間王顥各擁疆兵據方面惡之乃盡用其親黨
為三王參佐加罔鎮東大將軍頹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
同三司以寵安之 三月齊王罔謀討趙王倫遣使告成

都王頹河間王顥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移駿

命者誅及三族使者至鄴成都王頹召鄴令盧志謀之志

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下收英後以從人望杖大順以

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庶不克矣頹從之以志

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頹以兗州刺史王

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遠近響應至

朝歌眾二十餘萬超苞之孫也常山王乂在其國與太原

內史劉暉各帥眾為頹後繼新野公歆得罔檄未知所從

嬖人王綏曰趙親而疆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

言於眾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疆弱之有歆

言於眾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疆弱之有歆

言於眾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疆弱之有歆

言於眾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疆弱之有歆

言於眾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疆弱之有歆

言於眾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疆弱之有歆

乃從固前安西參軍夏侯顛在始平合衆數千人以應固
遣使邀河間王顓頊用長史隴西李含謀遣振武將軍河
間張方討擒顓及其黨莫新之固檄至顓執固使送於倫
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顓聞三王兵盛復召方還更
附二王固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固刺史郝隆慮之玄孫
也以兄子鑿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主
簿淮南趙誘前秀才虞翻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
兵四起其敗必矣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
上策也遣將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
也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
中留寶全簿張襲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合

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
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不平齊
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
難將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隆停檄六日
不下將士憤怒參軍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
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將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顧彥
皆死傳首於固安南將軍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為紫宮
帝坐無他變倫必不敗乃為之固宋倫秀聞三王兵起大
懼詐為固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
中軍見救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
抗衝將軍李儼帥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將軍張泓左

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閻和帥兵九千自塢阪關出鎮軍
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帥兵八千自成臯關出以拒
閻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頰
召東平王楙為衛將軍都督諸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
虔帥兵八千為三軍繼援倫秀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使
巫覡選戰日又使人於嵩山着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
述倫祿長久欲以惑眾 閏月張泓等進據陽翟與齊王
閻戰屢破之閻軍賴陰夏四月泓乘勝逼之閻遣兵逆戰
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曰齊王兵盛
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秘之而召其子虔及許
超還會泓破閻露布至倫乃復遣之泓等悉帥諸軍濟頰

攻閻營閻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護等破之泓等乃退
孫秀詐稱已破閻營擒得閻令百言皆實成都王穎聞鋒
至黃橋為孫會皇猗許超所敗殺傷萬餘人士眾震駭欲
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
心我若退縮士氣沮頰不可復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
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頰從之倫
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
政不一且恃勝輕頰而不設備頰帥諸軍擊之大戰于澳
水會等大敗棄軍南走頰乘勝長驅濟河自閻等起兵百
官將士皆欲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
憂懣不知所為孫會許超士猗策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

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已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或欲
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廣陵
公灌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爲應於
內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
前將軍謝悛等灌佃之子也王輿屯雲龍門召八坐皆入
殿中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
迎太上皇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救將士解
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恭皆還汝陽里第遣
甲士數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
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恭等付金墉城廣平王虔自河
北還至九曲聞變棄軍將數十人歸里第癸亥赦天下改

元大酺五日分遣使者慰勞三王梁土彤等表趙王倫父
子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厚書哀救將節賜倫死收其子恭
馥虔誦皆誅之凡百官爲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
有存者是日成都王穎王巳巳河間王顥至穎使趙驥右
超助齊王討張泓等於陽翟泓等皆降自兵興六十餘日
戰鬪死者近十萬人斬張衡閻和孫髦于東市蔡璜自殺
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罔檄斬孫旂未饒治
令空桐機斬孟觀皆傳首洛陽夷三族六月乙卯齊王
罔帥衆入洛陽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甲
戌詔以齊王罔爲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
魏故事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

記劉諸侯賜弓矢然後從賜鉞然後殺物主然後為受

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河間王顥為侍中太尉加三錫之禮常山王又為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進廣陵公灌爵為王領尚書加侍中進新野公歆爵為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軍齊成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已卯以梁王彤為太宰領司徒光祿大夫劉蕃女為趙世子恭妻故蕃及子散騎侍郎輿冠軍將軍琨皆為趙王倫所委任大司馬罔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輿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為尚書令劉暉為御史中丞王衍為河南尹新野王歆將之鎮與罔同乘謁陵因說罔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公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

當奪其兵權常山王又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又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盧志謂穎曰齊王眾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選前濟河功無與貳然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從之帝見穎於東堂慰勞之穎拜謝曰此大司馬罔之勲臣無豫焉因表稱罔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罔別罔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滂沱惟以太妃疾苦為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罔辟新興劉殷為軍諮祭酒洛陽令

曹摅為記室督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苟晞參軍事
 吳國張翰為東曹掾孫惠為右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
 陽王豹為主簿惠賁之曾孫榮雍之孫也罔以何勗為中
 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旆路秀衛毅劉
 真韓泰皆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成都王穎至歎詔
 遣使者就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
 臣皆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
 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造棺
 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秬為衣服飲祭黃綺戰士旌顯其家
 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溫嶷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皆
 盧志之謀也頹形美而神愚不知書氣性敦厚委事於

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拜使受九錫穎變
 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辭不拜初
 大司馬罔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
 將軍穎為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
 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
 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
 去 秋七月復封常山王又為長沙王 冬十二月封大
 司馬罔子冰為樂安王英為濟陽王超為淮南王 太安
 元年大司馬罔欲以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
 次立之勢清河王賈馥之子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之夏
 五月突如立賈馥為皇太子以罔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

太子適死帝無子宗廟滅也
 天帝無孫矣
 穀於帝諸帝次當及

司空領中書監 齊武閔王罔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
 府策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
 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
 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可兆
 矣又與罔書以為唐虞茅茨夏禹卑宮今大興第舍及為
 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所急邪罔遜辭謝之然不能從罔耽
 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
 事殿中御史栢豹奏事不先經罔府即加考竟南陽處士
 鄭方上書諫罔曰今大王安不慮危其樂過度一失也宗
 室骨肉當無繼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王謂功
 業已隆不以為念三失也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振救

四失也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
 有功未論者五失也罔謝曰非子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
 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難也聚致英
 豪一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二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與復皇
 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以任大權不可久執
 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
 之可患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
 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
 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勢以受疑雖越遊高臺之上
 逍遙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潁翟之時也罔
 不能用惠辭疾去罔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

曰物禁大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罔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葦葉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卽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寫換以其廢職白罔徙榮爲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罔暮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牋於罔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勢使然非皆爲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彊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

元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罔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罔優令答之長沙王又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鈹下打殺罔乃奏豹讒罔間外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其之攻齊也罔以河間王顯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顯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參罔軍事夏侯奭兄亦在罔府含心不自安又與罔右司馬趙驥有隙遂單馬奔顯詐稱受密詔使顯誅罔因說顯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其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

檄長沙王使討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
必可禽也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顯從
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顯上表陳
罔罪狀直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
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又廢罔還第以穎代罔輔政顯遂
舉兵以李含爲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穎將
應之盧志諫不聽十二月丁卯顯表至罔大懼會百官
議之曰孤首唱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
難將若之何尚書令王戎曰公勲業誠大然當不及勞故
人懷貳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
可求安罔從事中郎葛嶽怒曰三臺納言不恤王事當報

稽緩責不在府讒言逆亂當共誅討奈何虛承僞書遽令
公就第乎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
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僞藥發愾厠得免李含屯陰盤張
方帥兵二萬軍新安檄長沙王又使討罔罔遣董艾襲艾
又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董
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罔使人執騶虞幡唱云
長沙王矯詔又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
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
三日罔衆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晏因執罔以降罔
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閭闔門外
狗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罔子超冰英

於金墉城廢固弟比海王寔赦天下改元李含等聞罔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又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為參軍陸雲為右司馬

二年 初李含以長沙王又微弱必為齊王罔所殺因欲以為罔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河間王顥為宰相已得用事既而罔為又所殺穎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罔時猶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復為又參軍罔兄重為秦州刺史含說顥曰罔為又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早除之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又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尹含就

徵而重不奉詔顥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筭合四郡兵攻之顥密使含與侍中馮孫中書令十粹謀殺又皇甫商以告又收含孫粹殺之驃騎從事琅邪諸葛攻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出奔鄴 河間王顥聞李含等死即起兵討長沙王又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顥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從八月顥穎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玄之商遣又還國詔曰顥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

當親帥六軍以誅姦逆其以又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顯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賴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羈旅事賴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汝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賴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九月丁丑屯于河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大將軍賴

進屯河南阻清水為壘癸巳羊玄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石超進逼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敗牽秀于東陽門外大將軍賴遣將軍馬咸助陸機戊申太尉又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戰於馬以突威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賴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祿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領萬人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

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吳郡孫拯勸
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
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
敗沒、玳疑機殺之、諧之於頽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牽秀素
諳事、玳將軍王闡、郝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皆玳所引用、
相與其證之、頽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
日之舉、彊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况機之明達乎、但機吳
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士舊將皆疾之耳、頽不從、機聞秀至、
釋戎服、着白哈、與秀相見、爲戕辭、頽既而歎曰、華亭鶴唳、
可復聞乎、秀遂殺之、頽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率東祭酒
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江統、陳留蔡克、頽川東高、等上疏

以爲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逆、則眾共知其不
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
不已、頽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頽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
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
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頽惻然、有宥雲之色、孟玖扶頽入、
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蹀骨見終
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
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
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玳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
吏詐爲拯辭、頽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玳等
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

二人詣獄明拯冤拯璧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旣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致又殺之太尉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竒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旣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又頽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頽令與又分陝而居頽不從又因致書於頽爲陳利害欲與之和解頽復書請斬皇甫商等自則引兵還鄴又不可頽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竭水

確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已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范陽祖逖言於又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爲詔與沈使發兵襲顯顯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又使皇甫商開行齋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敕皇甫重進軍討顯商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顯顯捕商殺之

永興元年春正月長沙厲王又屢與大將軍頽戰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又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

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
王越慮事不濟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又送別省甲子
越啓帝下詔免又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旣開殿中將
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又以拒頽越懼欲殺又以
絕衆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
告張方丙寅方取又於金墉城至營多而殺之方軍士亦
爲之流涕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頽入京師復還鎮于
鄴詔以頽爲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頽遣奮武將軍
石超等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頽皆殺之
悉代去宿衛兵表盧志爲中書監留鄴參臺丞相府事
河間王顥領軍於鄴爲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

遺督護虞夔逆戰於好畤夔兵敗隨懼退入長安急召張
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
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顥戰顥屢敗沈使安定太守
衛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顥
帳下沈兵來遲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
博及澹沈兵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
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顥曰知己之惠輕
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
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顥怒鞭之而後罾斬
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爲沈畫計顥執而詰之光曰劉雍
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顥壯之引與歡宴表爲

右衛司馬

二月乙酉丞相賴表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爲清河王

三月河間王顥表請立丞相賴爲太弟戊申詔以賴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于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顥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皇太弟賴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珍及長沙王故將上官巳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珍勸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入殿中戒嚴討賴石超奔鄴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巳亥越奉帝北征以

越爲大都督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賴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賴不從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賴奉迎乘輿賴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卿柰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珍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巳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巳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

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頽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穉侍中血勿浣也陳珍上官巳等奉太子覃守洛陽司空越犇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頽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邀結藩友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安北將軍王浚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頽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頽頽以右司馬和演為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桓單

于審登謀與浚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會天旱霖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審登以為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拜州刺史東嬴公騰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太弟頽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兵討頽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超擊之太弟頽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觀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尊善導敷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頽先敕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

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丞相
 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姦利事勸太弟頽誅之頽從之
 司空越之討太弟頽也太宰顛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友
 將兵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鎮洛陽上官巳與別
 將苗願拒之太敗而還太子覃夜襲巳願巳願出走方入
 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覃及羊
 后初太弟頽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使將兵在
 鄴以淵子聰為積弩將軍右賢王宣等謀共立淵為大單
 于事見劉淵傳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頽曰今二鎮跋扈眾
 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眾所能禦也請為殿下還說
 五部以赴國難頽曰五部之眾果可發否說能發之鮮卑

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
 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
 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為殿下盡死力者何
 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
 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
 在殿下也願殿下撫勉士眾靖以鎮之淵請為殿下以二
 部擢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頽悅拜
 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
 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為鹿蠡王遣左
 於陸王宏帥精騎五千會頽將王粹拒東嬴公騰粹已為
 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

晉制年滿後序滿心參

帝先河內溫縣人自京兆尹防以上以自并子溫

浚以主簿弘為前鋒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候騎至
 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賴奉帝還洛陽
 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
 鄴不欲去賴狐疑未決俄而眾潰賴遂將帳下數十騎與
 志奉帝御犢車南犇洛陽倉卒上下無齎中黃門被囊中
 齎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黃門布被食
 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喪復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濟
 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罷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
 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帝
 還宮拜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眾暴
 掠死者甚眾使烏桓羯朱追太弟賴至朝歌不及浚還蒞

鮮卑烏桓東胡之種也匈奴之裔也
 其俗剛強之氣又同者也

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
 八千人 劉淵聞太弟賴去歎歎曰不用吾言逆自犇潰
 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
 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
 彼而使我復叫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
 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
 効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帝既還洛陽張方
 擁兵專制朝政太弟賴不得復預事豫州都督范陽王虓
 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賴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
 全其命太宰宜委以關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
 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與損益每輒時咨張方為國効節而

明主有言朝之有常者以國政

顯欲知解兄弟當在文籍據陽時
事不可為而顯亦不免矣

為太傅與顯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又以光祿大夫王
衍為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為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
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為寧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
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
還東京大赦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鄴越使模
鎮之顯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
安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顯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
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北太守

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 將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
克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以太宰顯新
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篤誑稱越命

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
起倉猝百官初皆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顯請遣御史
宣詔諭重令降重不奉詔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
甫商已死重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人
曰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人於是城中知無外
救共殺重以降顯以馮翊太守張輔為秦州刺史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司空越起兵討之秋
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
復舊都東平王楙聞之懼長史王脩說楙曰東海宗室重
望今興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讓之
美矣楙從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

詔即遣使者劉虔授之是時越兄弟竝據方任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策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眾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荏平人師懽奴懽竒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史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留唐平太守譙國下邳其擊平藩走之八月司空越以琅琊王睿為

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請王道為司馬委以軍事越帥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人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藩為淮北護軍劉與琨為潁州太守喬上尚書列與兒罪惡因引兵攻許遣其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璧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苟晞還兗州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六宰顯聞山東兵起甚懼以公師藩為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為魏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

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朗字子通發詔令東海王越等
 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
 輿迫脅范陽王虓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弘平南
 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劉隼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
 以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
 弟釋宣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丁丑顯使成都王穎領將
 軍樓寔等前車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闡等據河橋
 為劉喬繼援進喬鎮東將軍假節劉弘遣喬及司空越書
 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
 戈紛亂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君主謂宗子今夕為
 忠明臣一為逆謂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

詩云小東大東移相其宜行持
 蓋神亦作抽也

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行由
 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
 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
 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司自今以後其有
 不被詔書擅與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顯方拒關東
 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
 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奔河北琨父母為喬所執劉
 弘以張方殘暴知顯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為督護帥諸軍
 受司空越節度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許被檄自稱平
 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宰
 顯矯詔以羊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

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等上奏固執以為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姦人構亂眾無愚智皆謂其寬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顯怒遣呂朗收暉暉奔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虓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楸於廩丘楸走還國琨微引兵東迎越擊劉祐於譙祐敗死喬眾遂潰喬奔平氏司空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

桓為越先驅

光熙元年 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空越播從弟右衛率胤太宰顯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說顯令奉帝還洛約與顯分陝為伯顯素信重播兄弟即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顯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顯乃止及劉喬敗顯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郅輔親善以為帳下督顯參軍河間畢垣嘗為方所侮因說顯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繆播繆胤復說顯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顯

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為之奈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顯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顯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顯於是使輔送書於友因殺之輔既昵於友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還報顯以輔為安定太守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宋胃襲河橋樓寇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胃逼洛陽成都王穎西奔長安至華陰聞顯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首示之遂降甲子司空越遣祁弘宋胃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駕以周馥為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軍屯澠池

晉志曰晉書不系于宋漢武
帝世思一後諸帝皆系于宋
不係于晉也
云云去國以為帝系于宋
夫晉書與南史皆自晉書
宋後車自長安還漢則系于宋
無復出晉書一碑一制矣

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温初太宰顯以為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既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顯悔之乃斬郗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祁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顯將馬瞻郭偉於霸水顯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后辛未大赦改元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顯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廩秦國內史賈合龍客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顯斬馬瞻梁邁疋謂之曾孫也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

顯至鄭顯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顯長史楊騰詐稱顯命使秀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顯保城而已八月以司空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為司空鎮鄴平昌公模為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為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穎川庾敳為軍諮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毋輔之為從事中郎黃門侍郎河南郭象為主簿鴻臚丞阮脩為行參軍謝鯤為掾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越亦辟之數策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散殖皆無厭象博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而初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韓新野會新城元公劉弘卒司馬郭勣作亂欲迎穎為主治中

順陽郭舒奉弘子璠以討勣斬之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兗州刺史荀晞討斬之進東嬴公騰爵為東燕王平昌公模為南陽王冬十月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善於蜀人所附祕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太傅越召志為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臆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

越傾膝酬接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越表琨為并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為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鎮鄴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麪中毒庚午崩于顯陽殿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亶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即露板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亶至尚書閣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太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命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十二月太傅越以詔書

徵河間王顥為司徒顥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并殺其二十六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為胡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守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懷帝末嘉元年二月東萊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羨為本部太守以討彌彌擊殺之三月詔追復楊太后尊號丁卯改葬之諡曰武悼 庚午立清河王亶弟豫章王詮為皇太

子辛未大赦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
 藩庚辰越出鎮許昌以高密王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
 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
 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東燕王騰為新蔡王都督司冀
 二州諸軍事仍鎮鄴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更聚
 眾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為成都王報仇以石勒為
 前驅所嚮輒克署勒掃虜將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庫空
 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
 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為用夏五月桑
 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犇為桑將李豐
 所殺桑出成都王頽棺載之車中每事啓而後行遂燒鄴

宮火旬日不滅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
 兗州太傅越大懼申苟晞及將軍王讚等討之石勒與
 苟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
 負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為晞聲援己未以琅
 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
 八月己卯朔苟晞擊汲桑於東武陽大破之桑退保清
 淵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
 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
 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
 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
 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

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釁酒下壺為從事中郎。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為參軍。壺粹之子闓，昭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眾，將犇漢冀州。刺史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犇馬牧，勒犇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胡部大張匄督馮莫突

等擁眾數千，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匄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單于督等以為然。冬十月，匄督等隨勒單騎歸漢。漢王淵署匄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有眾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於淵，往犇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為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眾心之附已，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眾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

度之眾配之 十一月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為征北將軍鎮鄴乙亥以王衍為司徒 十二月戊寅乞活
 田甄由蘭薄盛等起兵為新蔡王騰復讎斬汲桑于樂陵
 棄成都王頴棺於故井中頴故臣收葬之 前北軍中侯
 呂雉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清河王曹為太子事覺太傅
 越矯詔囚曹於金墉城 初太傅越與荀晞親善引升堂
 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苟
 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
 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
 所謂為之於未亂者也越以為然癸卯越自為丞相領兗
 州牧都督兗豫司冀幽并諸軍事以晞為征東大將軍關

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
 封東平郡公越晞由是有隙 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
 犇牛走及犇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乎
 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為
 苟純所敗靈亦為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漢拜彌鎮東
 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靈為
 平北將軍純晞之弟也
 二年春正月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
 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 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
 河王曹 三月太傅越自許昌徙鎮甄城 王彌收集亡
 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

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衛京師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轅轅敗官軍于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壬戌彌至洛陽屯于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以桑爲散騎侍郎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 秋七月甲辰漢王

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氏酋單徵竝降於漢 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郵城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滎陽 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憲楷之子也 石勒劉靈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殺之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

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衛京師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轅轅敗官軍于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壬戌彌至洛陽屯于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以桑爲散騎侍郎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 秋七月

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殞淵以桑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氏酋置徵竝降於漢 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郵城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滎陽 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憲楷之子也 石勒劉靈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殺之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

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三月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為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為中書監繆胤為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竝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已劉輿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為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

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丁卯詔以王衍為太尉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竝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其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

漢揚跋扈曾后誅植王倫亦王同
及討成都王欽及太子曹芳
庚辰王自幽州入

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夏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勒衆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遠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動靜咨之漢主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河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

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蕭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蕭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曠聞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爲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

北狄傳匈奴有呼延氏以高氏而呼延氏最貴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二
六十一
驟勝忘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鴈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顯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為其下所殺其眾自大陽潰歸淵救聰等還顯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顯死故還願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

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更為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歸于平陽王彌南出轅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石勒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 十二月漢王彌表左長史曹蕤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

四年春正月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眾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郵城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 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國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漢主淵以整爲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眾自爲塢主劉琨以默爲河內太守 己卯漢主淵卒 九月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三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巖京兆

侯脫各聚眾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口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 冬十月漢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眾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粲于大陽敗監軍裴邈于澠池遂長驅入洛川粲出轅轅掠忍陳汝潁間勒出成臯關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旣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于涅陽爲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沔口聞簡敗眾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

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爲嚴疑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侯脫嚴疑等聞之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穰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爲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疑引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疑送于平陽盡并其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瑀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

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爲河南尹摠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行爲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楙自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逃竄得免楊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已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頡馥不肯行令頡帥兵先進頡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爲馥所敗退保東城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

睢督帥州郡討之會曹疑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睢還救青州與疑連戰破之

五年春正月苟晞為曹疑所敗棄城奔高平 裴碩求

救琅邪王睿睿渡河寇江夏拔之使場威將軍甘卓等攻

周馥於壽春馥眾潰犇項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

騰之子 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王確於南頓

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 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

有隙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晞怒表求滔

等首陽言司馬元起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

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

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

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與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遊騎

於成臯間伺之果獲晞使及詔書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

中郎楊瑁為兗州刺史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遣

騎收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

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于項祕不發喪眾共

推行為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瑋之

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憚等聞越

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

貶越為縣王以苟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

六州諸軍事 夏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

苦縣密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

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敬業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官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紛勒謂孔叢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叢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禧澹之子也剖越極焚其尸曰亂天

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洧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何倫奔下邳李暉奔廣宗裴妃爲人所掠賣父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五月以太子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爲大尉大都督張軌爲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爲鎮東大將軍兼督楊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荀勗表請遷都會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讓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旣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

行而衛從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會無車輿乃使傅祗出
詣河陰治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
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東郡魏浚帥流民數
百家保河陰之碶石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爲揚威將
軍平陽太守惠安如故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
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
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
重於張方故壘矣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
遂焚東陽門及諸府未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倖掠
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吳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
祿大夫緄奔轅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

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
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
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
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冲河南尹
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官廟官府皆
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爾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轅
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
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
中庾珉王儁爲光祿大夫岷斂之兄也初始安王曜以王
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
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脩營宜自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

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
 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
 關前司隸校尉劉暉說彌曰今九州糜沸群雄競逐將軍
 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
 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
 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 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
 空荀藩在陽城河南尹華蒼在成臯汝陰太守平陽李矩
 爲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蒼歆之曾孫也藩與弟組族子中
 護軍崧蒼曾與弟中領軍恒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
 王睿爲盟主藩承制以崧爲襄城太守矩爲滎陽太守前
 冠軍將軍河南褚翬爲梁國內史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

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
 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
 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
 衆據一泉塢藩以爲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
 東奔倉垣荀晞帥羣官奉以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
 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
 城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
 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州
 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鼎
 爲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矩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鎮軍
 長史周顥司馬李述等爲之參佐顥浚之子也時海內大

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
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
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爲軍諮祭
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壹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
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頴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
曹掾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帥衆降漢漢兵
圍長安模戰敗遂降於漢九月河內王粲殺模關西饑饉
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爲車騎大
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爲大將軍封齊
公荀晞驕奢苛暴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讚
於陽夏擒之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爲左

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彌
聞勒擒荀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荀晞而用之何其
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
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
取之冬十月勒請彌燕于巳吾酒酣勒手斬彌而拜其
衆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
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
州刺史以慰其心荀晞王讚潛謀叛勒殺之并晞弟純
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初南陽王
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爲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
安夷護軍金城麴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時安定太守

賈疋與諸氏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與疋謀興復，疋從之。乃共推疋為平西將軍，帥眾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於漢。開疋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眾十萬會之。綜，肅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稚、趙染攻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戰，稚等敗退。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曜眾大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審、劉疇、周顛、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

紆等，鼎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士卒敗散，收其餘眾，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于雍城。使梁綜將兵衛之。周顛奔琅邪，王睿、睿以顛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秋然，綠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之。陳頴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

若水動風起則波相扇而動

漢書仲舒論治者當循乎
德政而不失張之可也

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
人王職不卹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
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
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六年春正月漢鎮北將軍靳冲平北將軍卜珣寇并州辛
未圍晉陽 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
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
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
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
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
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

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靳吳將頭據其城
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
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
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
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平去年旣殺王彌不當來此
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
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
旣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長將軍往攻
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爲吾不利邪將
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旣遠
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平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

水經注云漢水有子孫山曰子孫山
其水出於山南流於山北流於山東
中曰山南水出於山北流於山東
山南水出於山北流於山東

責才應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
 應軌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為將軍擢宥為右
 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
 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
 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帝
 為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
 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
 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且不早識
 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
 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始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
 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

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
 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下珣之卒先奔斬冲擅收珣斬之
 聰大怒遣使持節斬冲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
 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只奔于平陽秦王業自雍
 入于長安五月漢主聰賤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
 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倉
 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并其士民二萬餘戶于平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饑
 甚士卒相食至東燕闔汲郡向冰聚眾數千壁枋頭勒將
 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
 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 秋七月勒

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後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眾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自演雖弱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直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斬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

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為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皋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為晉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毋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

喬拜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于平陽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為拜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為太弟太師崔瑋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為武衛將軍辛巳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閻鼎為太子詹事摠攝百揆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冬十月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

范班箕澹帥眾數萬為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帥眾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鄉導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遣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

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盧諶爲劉粲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謚誅貽傳虎幽州刺史十二月彭天護攻賈疋殺之閻鼎殺梁綵麴允索綝等攻鼎鼎奔雍爲氐所殺愍帝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主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殺珉雋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變而有流亡之禍矣夏四月

丙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卽皇帝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爲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漢中山王曜司隸校尉喬智明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衆赴之詔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三臺流民皆降於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鎮鄴五月壬辰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

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漢中山王曜屯蒲坂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于陘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跋普根屯于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為進取之計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為丞相左丞相從事中郎彭

城劉隗為司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為軍諮祭酒參軍丹楊張闔為從事中郎尚書郎顧川鍾雅為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為舍人豫章熊遠為主簿會稽孔愉為掾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九月漢中山王曜趙染攻麴允于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為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冬十月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帥大眾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麴璽自阿城帥眾五千救長安癸巳染引還璽追之與曜遇於零武璽兵大敗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

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二年夏五月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疆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疆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汗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于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悞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與將軍設訛帥眾數萬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意衣

訛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于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為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刘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漢兵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帥眾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阪秋趙染攻北地麴允拒之染中弩而死

三年春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為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荀組為太尉領豫州牧刘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夏六月漢大司馬曜攻上黨秋八月癸亥敗刘琨之眾於襄垣曜欲

進攻陽曲漢主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為先曜乃
還屯蒲阪 九月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為大都
督驃騎將軍以禦之 冬十月以索綝為尚書僕射都督
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犇萬年曜轉寇上郡
麴允去黃白城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
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虵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
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虵已螫頭上可斷
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
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
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稻以自存
四年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

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煙起殺天使反間給允曰
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礪石谷允犇
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
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
嵩皆領征鎮校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
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士卒離怨關中危亂
允告急於焦嵩上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
渭北諸城悉潰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 九月焦嵩
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
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
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

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
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
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
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甍麴允屑之爲
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
外無救援當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
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說
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
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
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
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兵

食審未足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散亦宜早寤夫
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視出東
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
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
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視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
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
極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
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爲假黃
鉞大都督上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
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以索綝不忠斬于都市
尚書梁允侍中梁濟等及諸郡中皆爲曜所殺華輯轉南

次悠上風塵皆犇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直著
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珽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
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
莫之非也禮灋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
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
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諫
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
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
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
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疆臣愍帝
犇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執既去非命世之雄木不能

復取之矣 十二月丞相睿圍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
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
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
者咸以為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
中郎周筵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
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宋哲犇江東二月辛巳宋哲至建
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
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羨及官屬等共上尊號
王不許羨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
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羨等乃請依魏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宋紀 十一

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
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衷欲立
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美
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衷爲琅
邪王奉恭王後仍以衷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唐陵
以西陽王羨爲太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爲譙王遜宣帝
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爲大將軍江州牧揚州
刺史王導爲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
書事丞相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顛爲吏
部尚書軍諮祭酒賀循爲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爲尚
書司直劉隗爲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爲中書舍人參軍

事孔愉長兼中書郎自餘參軍悉拜奉軍都尉掾屬拜尉
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
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
爲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諱繅
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法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夏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顛庾亮等皆愛嶠本
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緝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
史曹嶷寧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慧等皆上表勸進王
不許冬十一月漢主聰出攻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
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
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

使... 計... 也

惡相求為患故也今與兵聚眾者皆以子業為名不如早
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
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
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陸
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
默侵漢河東至絳右司隸部民解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
軍劉勲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稚
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表以
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
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粲遣稚生
攻洛陽固解陽城山

大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百
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
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
依苟為逆天時違人事大執一去不可復還今兩都燔蕩
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
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
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
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
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
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耻副四海之
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又坐怨望

抵罪嵩顛之弟也丙辰王卽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
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
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



